

政記

順德至花園

十二

和書門			
二	八	六	三
五	號	函	七
三	架	冊	一
六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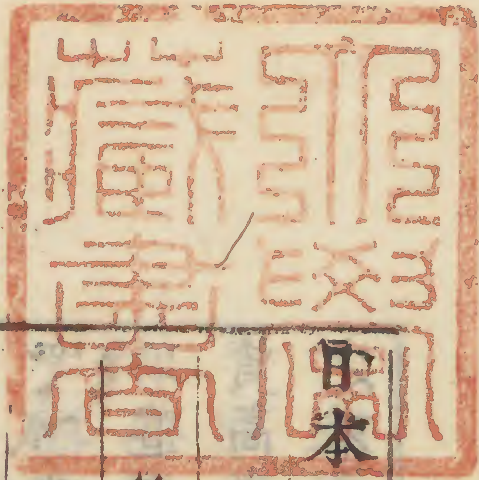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和	書
二	八
六	三
五	號
三	架
冊	一
六	冊

史傳載紀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8635
冊數	16 ( 12 )
函號	139 139







日本政記

後醍醐天皇

諱尊治後宇多第二子母談天門藤原氏內大臣師繼養女在位

二十一年改元八日元應元年亨正中喜曆元德元弘建武延元崩于吉野行宮壽五十二

葬吉野山麓藏王堂

三月天皇即位于太政官廳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立

皇姪邦良親王為皇太子法皇後宇多聽政院中

元應元年秋八月立藤原氏禧子為中宮廉子為

勝稱三位局禧子太政大臣實兼女廉子中將公廉

女也

淺草文庫



元亨元年辛酉冬十二月法皇遜政帝始御記錄所聽  
斷民訟許廢京畿除大津葛野外新關帝留意政治  
日與公卿及儒臣討論經史僧玄慧以才學聞又召  
侍讀法皇太子七年壬戌夏大旱穀價踊貴敕減御膳救檢非違使別  
二年壬戌夏大旱穀價踊貴敕減御膳救檢非違使別  
常源親房閱饑民賑粟定沽酒法喻京師富戶發糶  
置場監賣是歲春陸奧人安藤堯勢叛北條氏高  
時遣兵擊之不克高時少荒縱委政內管領長崎高  
資高資貪多私堯勢與族爭邑訟各納賂高資兩納  
之不決故叛高資圓喜子襲為守者也

賴襄曰美久以後天下武人無一人叛北條氏者  
至此陸奧人安藤堯勢叛鎌倉遣兵擊之不克止  
之叛北條氏者始於此而北條氏兵滅之細亦始  
於此雖無王師其亡決矣况天討乘之乎夫其兵  
卒非必有缺也糧餉非必有乏也將帥非必無才  
也昔者以新造之家嚮背未定之時而能抗拒天  
子之討沮六軍之勢如摧枯拉朽今賴累世之權  
四海盡服之威乃不能克一安藤堯勢是其故何  
哉兵之強弱不在其鋒而在其本本弱則未細譬  
之木心蠹當其未蠹也加大風暴雨而槌然不折



一得蠶蠹者其心而已其幹之壯枝葉之茂依然也童稚攀搖之而動矣故北條氏之兵力依然也高時一爲頑率奢傲以失人心則其招衰繼如此抑不唯此也其外戚與家宰專其政政以賂成是北條氏之大蠹也楚勢共其族爭邑而訟內管領長崎高資而受其賂不決所以怨而叛也所以討而不克也豈不可爲後世之戒哉北條氏先世非無外戚與家宰也而未專政也義時泰時之際三浦氏以外戚輔謀議而時賴之世安達氏又以外戚與之相軋時賴右安達氏以滅三浦氏矣負時

又滅安達氏矣其親漸遠愛憎遞變其勢固然莫足怪者推時賴負時之心猶其滅畠山氏和田氏適足以除其逼耳而負時既除安達氏而復親倚秋田氏其妻父也而所以除安達氏者由於平賴綱之力其內管領也賴綱雖敗其甥長崎圓喜又爲宰爲政而高資以其子襲焉負時臨沒顧高時幼弱遺囑圓喜與秋田時顯輔佐之以爲宗族不足託孤足託孤者莫若外戚與家宰而不知此二者實亡北條氏也猶東漢之外戚宦官相爲消長而終亡於二者負時初患外戚賴內管領以滅



不懲而倚秋田氏也而丹管領以橫邪敗又不懲  
而用長崎氏何其不明也故北條氏之亡不獨高  
時罪也雖然北條氏之於源氏實兼外戚與家宰  
而為其所親倚得以篡其家嗚呼流俗之見每速  
禍敗非二世也而天道好還如此亦不獨可罪負  
時也

正中元年甲子夏六月法皇崩葬後宇多天皇秋  
九月北衛鎮將殺藏人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収中  
納言藤原資朝藏人頭藤原俊基送於鎌倉遣中納  
言藤原宜房諭解高時

二年丑高時奏於資朝于佐渡俊基還京師帝視北  
條氏失人心謀誅滅之與資朝俊基謀陰援武人可  
用者每會議脫衣冠縱酒結其歡心稱曰無禮講又  
憚外議召僧玄慧講韓文事覺訊俊基無禮講俊基  
曰吾文臣不知他唯知玄慧講文是文禮講謂傳為  
無禮耳

嘉曆元年丙寅春二月皇太子邦良薨秋七月立本  
院後伏見皇子量仁親王為皇太子時帝第三皇子護  
良有英姿帝愛之欲立代邦良喻旨北條高時高時  
舉負時約不奉詔令護良削髮號尊雲補敷山座主



因結僧徒心居大塔世補大塔宮冬十月前大將軍惟康親王薨是歲北條高時有疾幸高資勸之薙髮欲讓執權於弟泰家高時不聽以旗守時維貞連署行事  
三年<sub>辰</sub>冬十月前大將軍久明親王薨  
元德二年<sub>庚午</sub>夏四月殺大判事中原章房帝謀滅北條氏章房諫帝恐語漏使人陰殺之五月北條氏捕僧圓觀文觀處流以其啣齋詔咒詛北條氏秋九月高時病高資專權密令其族高賴圖之事泄流高賴陸奧

元弘元年<sub>辛未</sub>秋七月地大震富士山崩數百丈北條氏収右中辨藤原俊基八月北條高時遣其將二階堂貞藤等率兵入京師帝幸笠置山護良親王擊東兵于辛崎走之已而衆潰奔南都詔四方勤王召左衛門尉楠正成九月北條高時奉量仁親王於京師稱帝遣兵犯行在冬十月行在陷天皇幸宇治御平等院賊遣使奏請傳神器於新主帝不許曰神器自在帝王所守非臣下可敢與奪且鏡璽已失獨有劔必欲相迫朕將自用之賊欲遷之六波羅帝使備行幸儀而後往楠正成起兵勤王據赤

日本書紀卷之九十二  
四  
五



坂城賊將大佛負直等攻之不能克正成以糧盡逃  
入金剛山備後大櫻山茲後起兵衆潰死之  
二年<sup>壬午</sup>春三月天皇遷隱岐備前入兒島高德欲奪  
駕起兵不成夏四月車駕至隱岐御國分寺  
王賴襄曰後醍醐即位之初厲精政治舉行恤民之  
典而關東多秕政人心不服朝廷與東藩勝負之  
勢不待交兵刃而決矣夫鷲鳥欲搏必斂其翅不  
斂其翅而露其搏擊之機適足以困敝已正中元  
德之際不其然乎同謀公卿武人既見囚執使北  
條氏更究詰本源豈不危殆帝之下誓書於關東

雖治龜山之例其爲計可謂窮且醜矣及東吏再  
來又用苟且詭詐之謀僥倖一時雖有智勇忠義  
之士施其謀略而機會皆失不能救其蒙塵也幸  
而投賊之衰運得義旗四合總致歸闕反正耳向  
使帝藏其鋒養其銳舍圖賊之謀而益務自治之  
術賊已失人心叛者驟起俟其罷極擠其將墜用  
力寡而無後患何必曰兵哉且使帝不能已於兵  
乎如楠正成近在畿甸及其平時訪求諮謀必有  
萬全之策寄行在於形勝之地以招聚四方之豪  
傑其知義効順與欲釋憾於北條氏者將雲合霧



集天下之事可以指顧而定矣不必授僞器於光  
嚴也不必許寵爵於足利尊氏也如帝之所爲其  
濟者幸也不然與兼久異者幾希矣雖然兼久之  
事我作彼應元弘之事我未作而彼來犯因危而  
發出死得生以激天下之義氣其勢然也當賊徒  
駕夾路觀者公罵北條氏不忌其時然也崎嶇憂  
辱而未嘗失其常無恒怙求免如後鳥羽者其主  
德然也嗚呼是其所以異於兼久歟  
楠正成城金剛山起兵討賊 五月賊遣兵攻金剛  
山正成逆擊大破之進陣天王寺 冬護良親王起

兵吉野

三年癸酉春正月天皇在隱岐 二月賊大舉來攻閏  
月吉野陷護良逃正成固守不還上野人新田義貞  
奉護良親王令還上野起兵應正成 播磨人赤松  
則村起兵摩耶山應正成 天皇還幸出雲州人名  
和長年舉族奉之 三月帝遣左近衛中將源忠顯  
率兵東上兒島高德等從之與赤松則村等會攻六  
波羅 夏四月北條高時遣足利高氏各越高家援  
六波羅令高氏直犯行在高氏陰遣使歸順敦許之  
高家與赤松則村戰于狐川敗死高氏還軍 五月



日本書紀 卷之十一  
諸軍進攻六波羅陷之鎮將北條仲時等奉新主及  
而上皇東奔近江兵邀擊仲時等皆死新主上皇還  
遂收京師金剛山圍解 車駕發行在 新田義貞  
攻拔鎌倉誅高時滅北條氏奏捷征夷大將軍守邦  
新玉籙髮 六月楠正成迎謁于兵庫敕前驅入京  
師 車駕還闕論諸公卿受新主官爵者罪杖貶削  
有差詔罷置關白賜足利高氏御名尊字任左兵衛  
督尋遷台部少輔護良親王請誅高氏不許拜爲征  
夷大將軍入朝 秋七月詔諸國休士卒勸課農桑  
八月置決斷所議賞軍功時將士聚闕下者數萬

爭功一不可決使權中納言藤原實世司之決旬僅  
定二十餘人以多失當罷以權中納言藤原藤房代  
之覆審而內降得賞者已多藤房諫不聽乃謝病代  
以民部卿藤原光經上自擇北條高時也爲供御以  
泰家邑賜護良親王大佛自直邑給內侍三位局其  
餘近習僧尼伎樂以內降多受地雖軍功論定無地  
可頒內敷與外議抵牾往往數人爭一邑所在武人  
頓失勢被奴虜使天下囂然復思武門之治 冬十  
月詔遣皇子義良親王出鎮東邊准大臣源親房輔  
之以參議源顯家爲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上野介



結城宗廣為副詔曰古者皇子若大臣皆親臨戎方  
今王政維新不宜分文武為二途親書旗銘賜衣馬  
陞辭置評定所引付眾如鎌倉故事十二月以皇  
子成良親王為上野大守出鎮鎌倉以左馬頭足利  
直義為相摸守輔之直義尊氏弟也  
建武元年甲戌春正月營大內以安藝周防租賦充費  
徵諸國地頭歲入二十分一始造楮幣二月鑄新  
錢立恒良親王為皇太子恒良帝第六子內侍廉  
子所生上兩中宮并無子長子尊良第三子護良資  
宮人所生廉子得寵從幸隱岐及歸益專房善迎合

上意無言不聽請託皆驗以護良有大功恐害太子  
足利尊氏因深結之夏五月出雲獻千里馬冬  
十月權中納言藤原藤房棄官去囚大將軍護良  
親王十一月流護良於鎌倉令相摸守足利直義  
監之是歲以上野太守成良親王為征夷大將軍  
置關東廂番以足利氏族掌之錄元功以足利尊氏  
為第一為武藏常陸下總守護直義遠江新田義貞  
上野越後其弟義助駿河楠正成攝津河內名和長  
年因幡伯耆赤松則村播磨尋奪則村職給佐用莊  
中興之政失乎顛覆曰不然論者皆謂之失矣所



謂失者何哉將門戶政久矣而一旦收之代以朝  
 紳如拊鑿不相入失矣曰令楠正成名和長年等  
 參直記錄所置關東廂番奧州評定眾掌其方事  
 置武者所以新田氏族為頭人遣皇子鎮鎌倉以  
 足利氏輔焉則不必專付縉紳也曰武人采邑基  
 布七道者非一日而狎奪之速其怨憤失矣曰歸  
 闕之翌月詔除賊黨外將士所有食田領職一皆  
 襲故不須更來請則不必奪也曰有功將士羣聚  
 闕下望賞者不輒予不能塞其欲失矣曰所謂有  
 功孰若新田足利楠名和赤松等哉士卒之効力

又隸此數氏者居多歸闕之歲即論賞割予土壤  
 不怙一家各領三四州少者一二州於其部曲蓋  
 足以推恩分祿而有餘則不可謂不塞其欲也總  
 之當時之政槩皆得其宜合時勢應人情何謂失  
 乎然則無所失乎曰政不失也而所以為政者失  
 矣所以為政者何也曰人主之心是也謂其意欲  
 天廣好侈喜大乎曰否吾以為其欲不廣所喜不  
 大耳昔者漢高祖滅嬴斃項百戰有天下猶躬被  
 堅執銳芟刈韓彭英盧之類至與匈奴冒頓戰見  
 蕭何管宮室怒曰天下洵洵成敗未定何為此等



世謂天下既定矣而高祖則曰未也推其爲心非  
盡掃蕩天下可慮者不充其所欲也稱高祖曰大  
度謂其心之大如此爾今帝纔斃一狂童之高時  
則謂宇內無復足慮者是以遇足利尊氏之降則  
遽寵爵之以幸其可倚總得歸闕即晏然燕息以  
營宮室爲急以悅妃嬪爲務雖有記錄所蓋不數  
親臨而日居於內內敕所令與外廷指揮每與抵  
牾武人之邑徃徃爲內官私給憤然思亂固其宜  
也吾嘗觀藤原藤房之因龍馬進諫怪以藤房之  
有舊恩豈無可諫之地何必廷爭彰主過而活已

直乎蓋非因出龍馬則不輒得面奏也公卿且然  
況將帥乎故天下之政無一所失而盡爲文具虛  
言者由此其故也使帝之心常如元亨以前而不  
如建武以後則縱使政事少有所失而不至再取  
困踣也唯夫其心不大其量易滿故當其未得則  
勤厲及其已得則懈怠待天下之群雄苟充其欲  
適其意以冀無事其少欲者安於此矣至其姦豪  
者溪壑之欲愈予愈不充非盡奪我業則不已彼  
之心乃大於我我何以能制彼哉

二年乙夏六月權大納言藤原公宗謀逆伏誅公宗



右大臣公經之後兼久之役通北條氏後世相黨援  
出五石至是臣北條氏遺孽謀亂欲請帝幸其別第  
因行弒逆事發収流出雲尋伏誅秋七月北條時  
行招聚除黨攻鎌倉直義使人殺護良親王挾成良  
親王走西

世稱護良親王察足利尊氏之姦雄欲先誅之而  
後醍醐不聽反聽尊氏之譏囚護良付之足利氏  
致斃於其手中興之不終決於此而致乘輿再板  
蕩天下鼎沸五十年者皆尊氏之爲也賴襄以爲  
不然曰當是時天下之桀黠若尊氏者豈爲少哉

殺一尊氏則一尊氏至矣且尊氏肆斬親王之僕  
隸戢不法云爾其反跡固未著也其有異志未可  
必也使帝聽護良執而誅之以何辭徇天下天下  
必曰朝廷忌武臣有望者因事誅鋤之耳雖若新  
田義貞輩人人自危變其忠志爲自固之計則是  
又殺一尊氏而生數尊氏也中興之業不待他日  
而墜矣故護良之說非也帝之不聽是也曰帝之  
不聽護良而殺尊氏則然矣其聽尊氏而殺護良  
如何曰非聽尊氏而殺之帝固欲殺之不待尊氏  
也何以言之帝初愛護良至欲爲儲貳已而三位



姬得寵生恒良義良成良欲立恒良爲太子久矣  
護良雖削髮爲僧而贊帝謀畫及帝徙隱岐畫髮  
將兵樹功最大是姬之所最忌忌其害太子也姬  
從帝於艱難猶唐韋后之於中宗哀誓錮寵所言  
皆聽蓋浸潤之譖日夜先入護良之下令新田氏  
權用詔體是兼制也而可譖曰是有自立之志猶  
唐肅宗靈武之事也帝始歸闕護良未入朝而兵  
歸焉如雲帝遣使詰其欲何爲促使歸僧服帝何  
以爲此無情之言乎可以見其已猜嫌之矣護良  
不察而望爲元帥帝益猜之而勉從之欲殺之之

機已成矣護良復不察而請誅尊氏姬知有此大  
隙而幸之教尊氏使告其叛也而帝欲殺之之機  
決矣尊氏雖侮朝廷非有所恃烏敢駕虛言誣大  
事以構天子之父子哉是以護良獄中上書而莫  
敢奏達者當時中外知帝意在殺之也夫監護良  
豈無他人而付之其深仇非其意殺之而何哉初  
護良已爲大將軍宜遣鎮關東而不遣也遣成良  
以上野太守鎮鎌倉遣義良鎮陸奥而恒良爲皇  
太子及護良得罪陞成良爲大將軍兄爲國儲二  
弟典兵權可見帝最愛此三子至此成其志矣成



其志乃成姬之志也乃成尊氏之志也尊氏初志  
 或未至此視帝之所為顛倒每事便於我翹然自  
 喜遂覬覦非望耳猶唐玄宗自殺二子愛楊妃而  
 寵安祿山自取播遷之禍尊氏門地非奚胡之比  
 也而論其才則姦而不雄者帝養之而成其為姦  
 雄也不然以帝之英毅不世出苟執其初心無所  
 惑繆則雖有百尊氏何能為而何必殺之  
 八月足利尊氏請自將討時行許之又請任征夷將  
 軍管領關東不許許切成當許尊氏不辭而發至駿  
 河與直義合擊時行走之詔賞功進位促班師不奉

詔開府于源賴朝故址自稱征夷大將軍關東管領  
 遂移書西道諸國發兵以擊新田氏為名 冬十月  
 上書誣奏義貞初觀望聞臣克京乃敢起兵義貞又  
 上書自辨陳尊氏十大罪 十一月詔奪足利高氏  
 官爵以中務卿尊良親王管領東國左兵衛督新田  
 義貞等從之由東海道彈正尹忠房親王由東山道  
 鎮守府將軍源顯家奉義貞親王會于鎌倉同討高  
 氏  
 賴襄曰國朝用郡縣之制雖宗室親王不任藩維  
 如三大守則為國司又遙領之而已其奉邑榮散



在數所少擅全國者擅全國者乃藤原氏如美濃  
公越前公全收其租賦而族黨之邑殆跨天下及  
平源代起蓋襲藤氏之故而加以兵馬之權漸以  
朝廷不能控御之也後醍醐蓋觀其弊矣故中興  
之初乃分諸皇子出鎮邊要其後征東征西皆以  
皇子爲將軍建藩置屬經略天下其勢猶漢末四  
遣宗室非此莫能濟時艱其所處置可謂合事宜  
矣其諸皇子皆肖父皇不少英毅材勇之人躬擐  
甲胄踏險致死非復前朝紈袴之習雖然就其中  
論之不無優劣護良親王其最可任者使之鎮鎌

倉帝可以高枕無東顧憂矣而遇讒而死成良義  
良口猶乳臭名爲藩帥非有實効况成良旣爲足  
利氏所挾纒得未死耳是以遣尊良忠房二人年  
齒差長可以有爲矣雖然非護良比也帝亦知之  
故以新田義貞兄弟爲副而令義良與其副源顯  
家以與兵會焉使賊腹背受敵其計可謂周密矣  
而有不可者焉夫義良係所素置藩鎮猶之可  
也至尊良忠房則適足以掣義貞兄弟之肘耳夫  
建藩與遣將不同建藩鎮撫於無事遣將征勦於  
有事有事者速定其亂而已故遣一猛將將數萬



精兵專其委任無所牽制得以盡其謀與戰雖猶  
賊巨姦據其巢窟及其勢未成不難於覆而取之  
也今以元帥屬親王而義負爲之所壓其威令既  
不伸矣及戰其先潰敗者親王之率也而義助爲  
之所撓以此當關東一心戴賊之兵其敗績奚足  
怪哉而義良所將與兵雖不及期會入援家師朝  
廷得其力則建藩之効也

高氏遣兵逆擊義負連戰破之十二月至箱根左衛  
門佐新田義助奉尊良親王與賊戰于竹下不利鹽  
冶高負大友負載叛降賊官軍敗績赤松則村久下

時重等爭起應賊詔召還義負

延元元年丙子春正月高氏入犯救義負守大渡諸將

分拒山崎宇治勢多藤原師基守峯堂先敗諸官軍  
尋敗帝幸叡山諸將從之結城親光佯降賊刺高氏  
不克死之賊將細川定禪據園城寺以逼行在源顯  
家奉義良親王以陸奧兵入援與義負攻拔園城寺  
義負進與高氏戰大破之屯京中賊反襲義負敗退  
東山道官軍還至義負及左衛門尉楠成等與賊  
再戰又大破之賊西走二月追至兵庫還賊走保  
筑前依少貳頼尚菊池武敏以其兵討之不克車



駕還宮進義貞左近衛中將三月詔義貞管領山陽山陰十六國討尊氏攻赤松則村於白旗城不能下山夏四月新田義助與兒島高德夾攻舟阪遣將據福山城徇下美作諸將是月本院崩後伏見葬後伏見天皇五月高氏稱後伏見上皇宣旨大舉東上自率舟師使弟直義率陸軍攻陷福山義貞解圍退陣兵庫備後守兒島範長與赤松則村兵戰死之詔楠正成以其部兵援義貞賊水陸兩軍會兵庫義貞不利退左衛門尉檢非違使兼河內守楠正成與賊戰于湊川死之官軍敗還帝復幸叡山六月

高氏入京師據東寺遣兵犯行在中將源忠顯少將藤原雅忠等戰沒義貞等進攻京師不克伯耆守名和長年死之秋七月北國兵入援救山徒招南都僧兵又分遣諸將發畿內兵斷賊糧道因遣義貞兩攻京師皆不利八月高氏立量仁親王稱帝號用建武是為光明帝時人語曰親王未有一戰功將軍賜之帝位高氏又啗利南都南都叛又令足利高經扼北陸道佐佐木高詮絕近江糧道新田義助數攻近江不克官軍大困冬十月高氏佯請降邀車駕許之令新田義貞奉皇太子恒良及尊良親王經略北



陸道車駕還京師高氏幽帝于花山院悉奪從駕朝臣官爵十一月高氏迫請傳神器於新主以偽器授之十二月帝潛幸吉野建行宮居焉帶刀捕正行和田正朝等來衛  
賴襄曰孫子論兵以道爲先天地次之將法又次之元弘之能勝北條氏由彼之失道而延元之不能勝足利氏由我之失道失則人心背人心一背天下糜沸雖有將帥智勇什倍足利氏者莫之能哉况朝廷使用之乖其宜乎而乖其宜者失地利爲最焉夫地利之於兵大矣楠正成之初舉義以

一城受百萬兵而不屈者據險固也否則元弘之績不可得而成也况於延元既失其道又失其地利何謂失地利曰京師形勢本不及關東故北條氏足利氏皆據關東爲巢窟以能制朝廷而朝廷習於故常常以得失京師爲大故故論足利高氏之功居新田義貞之上者以爲高氏能爲我取京師使我歸闕復位義貞之覆鎌倉不必切我利害也夫遣高氏東伐如放虎於其穴固大錯矣及遣義貞討之如探虎穴固難必於勝義貞無他奇道而平行東海轉戰千里遇賊於險宜其敗也即如



賊之計則得矣以爲義貞新來鋒銳遠巡誘之使  
其竭勢力於無用之地東海平夷至箱根則高彼  
仰我俯我以生兵乘彼之疲則彼潰矣是同關關  
東之地賊得利而官軍失之也抑上野越信亦新  
田氏之舊鄉也向今義貞歸焉招其郡曲固守其  
所連之奧羽吾憑其高瞰賊於卑可以控制高氏  
雖及其敗山道之軍與奧羽之兵未缺而將會也  
令我貞收餘兵猶能成軍得一險固城寨據之與  
諸軍合勢高氏必慮根本不能舍之以入犯如播  
丹之叛者以一捕正成治之而有餘奈何遽召還

義貞以成賊追擊之勢乎是非亦恐夫京師故邪  
及賊取京師官軍再戰得克之賊既遠離其巢無  
穴可入而棲泊海濱不於是時急勦殄之而唱凱  
振旅俟其雍容上船樓西兵復來誠不可曉也世  
咎義貞之遷延失機吾以爲是亦朝廷之意以既  
得京師不必復恤縱敵故召還諸將也賊則據白  
旗之險以梗官軍而以其間成再燃之計朝廷至  
此不聽正成幸叡山之策從禦之郊甸令以見平  
格鬪平地棄正成而不察者亦憚再舍京師也及  
敗方行其策晚矣然亦可固守焉以爲後圖矣乃



聽賊倚和又棄義負而不顧者亦喜於歸京師而  
未暇慮其他也噫其里京師也如此何知其形勢  
之劣萬難守哉夫大湖淀水之固天設以為大和  
非為山城也山城當屬山陰者也叡山支大湖使  
之曲行京城其大麓踰地耳故迫狹傾仄守之以  
防外寇如在堤下與堤上人鬪如立墻根僅恃一  
溝以受敵於庭故有一寇來犯非舍而上叡山不  
可守也或逃於冰或避於丹聽寇入京返而攻之  
寇亦不能守足可十三世亦每如此彼非不知其  
地不利不如關東也慮於南朝不得不居此而巢

窟之地守以子弟為深根固蒂之計是以數播而  
總保耳男山之役高氏覺南朝襲京之謀而委之  
義詮自赴鎌倉者亦慮根本也而南朝乃不專圖  
其根本而仍急於取京師數取數失是以終不能  
成匡復焉故曰失地利也然足利氏亦不能覆其  
其起內地南朝者何哉大和地形險固勢高於山城  
而攝津河內為之藩屏也雖然要之南朝與足  
利氏其失於道而不能服人心者莫能大相異者  
其勝敗相持五十餘年者以此  
三年丁丑○北朝光  
明帝建武四年春正月新田義貞奉皇太子在



越前金崎城賊將足利高經高師泰等以大兵圍之  
義貞遣弟姪義助義治募兵杣山烏應援義治來戰  
敗瓜生保筆死之三月義貞義助潛出城赴杣山  
將募兵來攻未至城陷尊良親王使人奉皇太子逃  
赴杣山而自殺義貞子義顯等皆殉之皇太子爲賊  
所獲送京師秋八月鎮守府將軍源顯家及結城  
宗廣等奉義貞親王入援與足利義詮戰利根川破  
之冬十二月新田義興以上野兵從顯家遂攻鎌  
倉走義詮我興義貞子義詮高氏子  
一年 貞實 ○北朝 曆應元年 春正月顯家及諸將西上與賊將

土岐賴遠桃井直常等戰美濃破之顯家軍所過侵  
掠民苦之高氏議守宇治勢多高師泰曰自古未有  
守宇治勢多而能克者乃邀擊之美濃背黑血川陣  
顯家轉出伊勢二月顯家與其弟少將顯信至南  
都高師直桃井直常等拒之三月顯信軍男山顯  
家軍和泉與賊相持夏四月高氏鳩弒皇太子及  
成良親王五月顯家與師直戰畷浦敗死六月  
師直圍顯信男山帝手詔召新田義貞援男山先是  
義貞攻越前府城拔之足利高經走保足利義貞從  
攻之未下兒島高德建築策留兵通北國糧道又諭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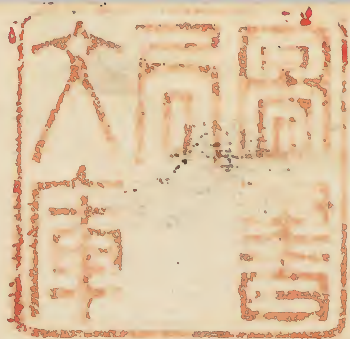
山歸順乃使義助分兵入京師高氏聞之召還師直  
師直曰不拔此而卻敵必踵之秋七月師直放火  
燒官軍資糧因急攻拔之顯信走河內義助至敦賀  
關之難還與義負合兵與高經高經結平泉寺僧徒  
修藤島等社寨守之閏八月義負遣兵攻藤島自  
出為師候中矢平年三十八前上野介結城宗廣  
奏請陸奧地可敵海內之半是以三年間兩次入援  
皆資其力宜及其民心未變撫為朝廷用朝議然之  
以源顯信為鎮守府將軍奉義良親王往鎮焉源親  
房結城宗廣從之九月遇颶風舟四散親王與顯信

至篠島親房至常陸宗廣至安濃津宗廣以不得夷  
賊憤懣成疾卒

四年已卯○北朝春三月義良親王還吉野 秋八

月天皇不豫立義良親王為皇太子禪位而崩





皇朝通志  
卷之十一

三

其天呈不特立為良臣左為力太子得前而進  
 四平...  
 知...  
 至...

